

Passenger to Frankfurt

天涯過客

阿嘉莎·克莉絲蒂著／楊孟華譯



克莉絲蒂探案

46

宋88

天涯過客

克莉絲蒂偵探小說全集Q ④⑥

著者	阿嘉莎·克莉絲蒂
譯者	楊孟華
主編	三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26-1451 號信箱
	郵撥：0 7 6 5 2 5 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71 號四樓
	電話：(02)7 5 5-6 4 0 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02)7 5 2-4 6 0 8
香港總代理	田園書屋
印刷所	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復興路 308 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價	新台幣 110 元 港幣 3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73 年 12 月
五版	中華民國 77 年 1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出版緣起

我熱愛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個人傳奇性的一生。

直到現在，她所創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聖經之外在世上印銷最多的書籍。

當阿嘉莎的著作之一「東方快車謀殺案」被拍攝成電影在英國首映時，英女王伊利莎白請問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過，只是這一部的結局却是忘了，能否請您告訴我兇手究竟是誰呢？」

阿嘉莎回答說：「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關她作品的曲折情節、懸疑佈局和出人意外的結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態度一樣，貴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絲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癡結所在及精華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紀的迷宮，無論男女老幼，一旦進入她的世界，必然無法

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牽引，在裏面做上千場以上華麗輝煌的迷藏，樂而忘返。

我極樂意將這位偉大奇情作家的全套書籍介紹到中國來，這位風靡了全世界數十年的傑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賞、崇拜與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國，她的作品遲遲沒有出版，實是愛書人極大的損失與遺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俠小說、倪匡科幻小說、諾貝爾文學獎金集及一系列經典名著馳名的遠景出版公司有計劃地出版阿嘉莎·克莉絲蒂小說全集，正好彌補了這項缺憾，也是中國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關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書的燦爛與美麗，在於讀者親身的投入和參與，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隱藏著的玄機了。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作品全集及戲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出洲雜誌

• 客過涯天 •

第一部 受阻的航程

1

法蘭克福過客

「請各位旅客繫上安全帶！」

機上的乘客個個睡眼惺忪的在身邊摸索着，有人伸着懶腰，他們憑經驗知道不可能已經抵達日內瓦。當機艙長威嚴的聲音再度宣布：「請繫上安全帶！」時，細碎的瞌睡聲漫成一片呻吟。

那乾澀的聲音透過擴音機，分別以德、法、英文解釋着：由於惡劣天氣的影響，機上乘客將有短時間會感到不適。史德福·納宇爵士張口打了個大呵欠，伸着雙手把身子挺得高高的，再輕輕扭動兩下，才依依不捨的從好夢中醒來。

納宇爵士年約四十五歲，中等身材，有一張橄欖色、光滑，且刮得很乾淨的臉。他喜歡穿怪異的衣着，貴族的出身使他的怪異帶着瀟灑與不羈的氣質。而同事避之唯恐不及的衣服，則最能獲得他的歡心。和十八世紀的執袴子弟一樣，他也喜歡受人注目。

他出門旅行時，必備一件在科西嘉島買的連帽海盜式斗蓬。斗蓬是深藍帶紫色，配有腥紅色的內裏；鬆垂在背後的大帽子，隨時可以拉起來遮風避雨。

史德福·納字爵士是外交界的一個「頭痛人物」。良好的家世與教育使老一輩的政界人士對他寄以厚望，可是他那種窮兇惡極的幽默感，却經常使他的良心在最需要作慎重決定的時候發生爭戰。每到這種時候，他寧願放任自己，以小小的惡作劇來處理事情，而不願一本正經的「使大家無聊」。他是個人人歡迎的「傢伙」，沒有一個敵人，不過外交界人士的看法是：雖然納字爵士聰明絕頂，却——「不太安全」。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被冷凍了。偶而被派參加一項「秘密會議」，可是都不很重要。有的記者因此誤認他為外交部「迷彩外交」的伏兵。

沒有人知道納字爵士是否在意事業上的不得志。當然他也有些虛榮心，可是他主要的樂趣來自生活上大大小小的惡作劇。

他目前正在歸國途中，這次的任務是到馬來亞去參加一次調查會的聽證。整個任務非常單調無趣，與會人士在聽到任何證據以前早已有了成見，他也只能在那一鍋污湯中攪拌幾下，徒勞無功的回國覆命。他想到那一羣面無表情的同事就噁心，即使是其中惟一的女性艾琪夫人也一樣，他們看了文件，聽了理由，可是為了明哲保身，絕不願負任何責任。

上次他到巴爾幹開會就曾見過艾琪夫人。當時他故意神秘兮兮的讓新聞記者認為他的任務非常秘密而且微妙。其實他到保加利亞首都，只是陪老友露西·柯麗芬夫人，去找一些稀有植物的資料，那些植物的拉丁名字又臭又長，連他都記不得。被那些報紙一渲染，使他覺得未能轟轟烈烈的幹一場好生可惜，尤其陪着六十歲的柯麗芬夫人在山坡上爬上爬下，又開不得玩笑……

那個冷硬的聲音又從擴音機傳出來：由於濃霧，日內瓦機場視線不良，本機將在法蘭克福降落，請各位旅客在法蘭克福轉機繼續飛往倫敦；至於前往日內瓦的旅客，本公司將儘快安排另一次班機為您服務。納宇爵士並不在意，假若倫敦也有濃霧的話，他們也許會安排另一次班機把人載到利物浦去呢！生命就像空中旅行一樣無聊，假如能發生點什麼事該多好！但什麼事呢？

法蘭克福的轉機候機室裏非常暖和，所以他脫下斗篷，把內裏朝外，往肩膀上一搭。叫了一杯啤酒，有意無意地聽着擴音機傳來的各種宣告。

「第四三七八次班機，即將飛往莫斯科，第二三八一次班機最後一次通告……」

來自世界各地也即將飛往世界各地的旅客全聚集在一間候機室裏，太多的人、太多的免稅商品、太多五顏六色的坐椅、太多的孩童喧鬧。他想不到這兩句詩是誰作的：

「但願我能愛上人類，

但願我能喜愛那臉上的愚昧。」

把差不多數量的人集在一起，就會發現他們幾乎沒有兩樣。那邊有兩個年輕女人，濃妝艷抹的臉龐，短短的迷你裙。他並不欣賞漂亮的女孩，因為漂亮女孩都很相像。

一個女人在他身旁坐下，她的臉馬上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並不是因為她與衆不同，而是有點面熟。他相信他見過她，雖然說不出確實的時間與地點。她大約二十五、六歲，細巧而高挺的

鼻樑，濃密的黑髮迷人的披在肩上。她的手上有一本雜誌，卻沒有翻看；事實上，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正急切的盯着他瞧。突然她開口了，聲音低得像男人一樣，還帶一絲外國口音。

「我能跟你說話嗎？」

他先仔細的打量她，不，這不是普通的不正經女人，一定有其他原因。

「爲什麼不能呢？」他說：「我們有的是時間可以談廢話，不是嗎？」

「都是濃霧害的，」她說：「日內瓦有濃霧，倫敦可能也有，到處都是濃霧。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哦，你用不着擔心，航空公司一定會讓你降落到某個地方的。他們倒是蠻有效率的，你知道。你要到那裡去？」

「日內瓦。」

「噢，我相信最後一定到得了的。」

「我想現在就到。假如我能及時趕到日內瓦，那邊有人接，我就安全了。」

「安全？」他微微的笑着，居然有人比他還愛開玩笑。

她說：「就是『安全』。雖然只有兩個字，對我却有很大的意義。假如我到不了日內瓦，或必須轉機到倫敦，但又沒有妥當的安排，我會被殺死。」她銳利的眼神看着他。「我想，你太相信我的話，是不是？」

「有理由要相信嗎？」

「我說的都是真話，隨時隨地都有人向死亡邁進。」

「誰要殺你？」

「這有關係嗎？」

「跟我是沒有關係。」

「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相信我的話。我說的都是事實，而且我需要人幫忙，幫我安全到達倫敦。」

「爲什麼選上我？」

「因爲我認爲你是瞭解『死亡』的人，你瞭解而且也可能看過。」

他也回了她銳利的一眼，然後移開視線。

「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有，這個。」她伸出纖細而帶橄欖色的手拍拍那件斗篷。「這個，」她說。

他的興緻第一次被她挑起來。

「你說『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斗篷很少見，而且很有個性，不像是每個人都穿的制服。」

「這話倒是真的，它是最喜歡的衣服。」

「你最喜歡的衣服能幫我的大忙。」

「怎麼幫法？」

「我的請求可能過分，你當然可以拒絕。可是，你若是我想像的那樣富有冒險精神的男子漢的話，你就不會拒絕。我也是一個喜愛冒險的女人。」

「我倒願意聽聽你的計劃。」他微笑着說。

「我想借你的斗篷穿，還想借你的護照、機票一用。大約再過二十分鐘，往倫敦的飛機就會安排好，我可以穿上你的衣服，持用你的護照，然後安全的抵達倫敦。」

「『你』是想扮作『我』嗎？我的小姐？」

她打開皮包，取出一小方鏡子。

「你看看我，再看看鏡中的自己。」

鏡中人的輪廓使他恍然大悟剛才的感覺。潘蜜娜，他死了已經二十年的姊姊，他和潘蜜娜原來就十分相像，堅毅的臉、高挺的鼻樑、微側的眉骨，永遠掛在嘴角的嘲諷笑意。潘蜜娜也相當高，比一七八公分的他只矮了五公分。他再看一看爲他拿着鏡子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像貌很相似，是不是？可是，我的小姐，這騙不過任何認識你的人呀！」

「我知道是騙不過。可是你知道嗎？我們用不着去騙他們。我剛好穿着長褲，出外旅行的人

很自然的可以拉上斗篷的帽子，我只須把頭髮剪掉就可以了。我既然有你的機票與護照，當然就是你了，除非機上剛巧有人認識你——我想可能性不大，否則他早就過來了。我把帽子往下拉，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海關不會太注意回國的人，過了關以後，我就可以消失在倫敦的人羣裏了。」

「那我怎麼辦？」納宇爵士失聲笑道。

「只要你有胆量去試，我有個提議。」

「說吧，我最喜歡聽人家的提議了！」

「你從位子上站起來，去買一本雜誌或去免稅商店買件禮物，把衣服留下來。等你買完東西後，你就坐到別的地方去——比方對面那排椅子的邊口吧。你的面前還是會有一杯啤酒，原來的這杯，只是杯子裏已經有可以讓你睡一會兒的東西，然後你找個角落，好好睡一覺。」

「然後呢？」

「你就會成爲一宗小竊案的受害人。」她說：「有人在你的酒裏加了東西，而偷走了你的皮夾，你可以說你的身分證件——也就是護照——也被拿走了。警察會相信你的話，再補發一份給你的。」

「你知道我是誰嗎？至少我的名字？」

「還不知道，」她說：「我沒看到你的護照，當然不知道。」

「那你憑什麼認為他們會相信我的話？」

「我看人很準，一眼就能認出一個人地位的高低。你，就是一個份量很够的人。」

「我有什麼理由要惹這些麻煩上身？」

「就說是救一個人的生命，够不够？」

「你的話有沒有過份渲染的嫌疑？」

「我知道這很不容易取信於人。重要的是你心裏相信嗎？」

他仔細看着她，慎重的說：「你知道你那個樣子像什麼嗎？像個漂亮的間諜！」

「就算我是間諜好了，只可惜並不漂亮。」

「你真的是間諜嗎？」

「也許有人會這樣形容，我是帶着某些資料，一些不能告訴你的資料。你一定要相信我，這

些資料對貴國有莫大的利益。」

「你不覺得你的行為有些荒唐？」

「我知道這不太合常理，可是世界上有什麼事是不荒唐的？」

他又再度打量她，她的確很像潘蜜娜，連聲音都像。她的計劃既荒唐又可笑，不但絕對行不通，而且還有幾分危險性，可是，偏偏就是這份危險性吸引了他。真佩服她居然有胆量提出這種提議，結果會怎麼樣呢？這該是一件多有趣的探險呀！

「那我得到什麼呢？」他說：「我總該有權利知道吧！」

她饒富深意的看着他。「博君一笑。」她說：「就算無聊日子的一帖解藥吧。我講的已經够多了，你自己決定吧！」

「那你自己的護照怎麼辦？我難道要去弄頂假髮扮成女人？」

「不必。雖然你丟了東西，而且被放倒，可是你還是你自己，我的護照我自己想辦法。你趕快決定吧！沒有多少時間了，我還得設法偽裝呢！」

「你贏了。」他說：「一個人不該拒絕另一個人『不尋常』的建議。」

「但願你真的是這樣想，而不是唱高調。」

他摸出護照，放入斗篷的口袋中，而後站起身，伸個懶腰，四處張望一下，再抬起手看看手表，終於朝免稅商店的櫃檯走去。他買了一本書，還選了一個布做的熊貓玩偶，再慢慢走回原來的座位。斗篷和那位小姐都不見了，半滿的啤酒杯還在桌上。這就是我必須賭一下的地方啦，他想。他拿起杯子，走了幾步路，喝了下去。不是很快的，而是慢慢的品嚐，他覺得味道並沒有什麼不同。

「奇遇開始吧！」他對自己說。「奇遇開始吧！」

他橫過大半個候機室來到一個偏僻的角落。有一大羣吵嚷不休的家族，又叫又笑的鬧在一塊兒。他在附近坐下，伸長了四肢，把頭安放到椅背上。擴音機召集飛往德黑蘭的旅客，大批的人

潮湧向指定的登機門，候機室裏仍然半滿。他打開買來的書，又打了一個呵欠，他真的很睏，人
嗯，很睏……該找一個安靜而舒適的角落……能好好睡一覺的……

「泛歐航空公司第一次呼叫，請搭乘三〇九次班機飛往倫敦的旅客馬上登機。」

一大批人像磁鐵一樣應聲而起，被那無形的主宰驅趕着。這時又有更多的旅客因日內瓦的濃霧或其他不良於飛行的因素，而走進轉機候機室來等候班機。一個瘦削而且不太高的男人披着寬大的深藍斗篷，拉下帽子，並不會比一般年青人醒目。這人走到隊伍的末端，拿出機票後順利的登機而去。

各式各樣的通告不斷的廣播又廣播：瑞士航空公司飛往蘇黎世的，比航飛往雅典與塞浦路斯的——然後突然有一則與眾不同的插播。

「請前往日內瓦的黛芬·席道媛小姐即刻和櫃檯聯絡。因為濃霧的關係，飛往日內瓦的班機誤點，所有乘客改經雅典，飛機即將起飛。請馬上與櫃檯聯絡。」

其他一連串的通知又連珠噉似的滾滾而出，飛往日本的，飛往埃及的，到南非的古特先生請聽五號電話。黛芬·席道媛小姐又被叫了一次。

「三〇九次班機最後一次呼叫……」

候機室的一角，一個小女孩看着靠在椅背上呼呼大睡的男人，伸手想要摸他抱在胸前毛茸茸的熊貓。她的母親說：「哎，瓊安，別碰。這位先生睡着了。」

「他要去那裏呀？」

「也許和我們一樣要到澳洲去。」

「他是不是也有一個女兒呀？」

「我想一定有吧！」

小女孩嘆了一口氣，繼續羨慕的看着那隻熊貓。納宇爵士還是睡着，他正夢到自己在非洲打獵，目標是一頭黑豹。他還對着身穿狩獵裝的嚮導說：「我聽說黑豹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動物，永遠不要相信牠。」

夢境總是在最緊要的關頭改變，他變成在瑪蒂達姑婆家喝着下午茶。他扯開嗓子想要讓她聽見，可是她好像比平日更重聽。後來的幾次廣播都沒能進入他的腦海，只有沈睡前尋找黛芬·席道媛小姐的廣播仍盈繞不去。

小女孩的母親說：「我總是奇怪，為什麼每個機場都會尋找走失的旅客？總有人沒聽到飛機要起飛了，不知道他們到底正在做什麼？為什麼會沒有登機？我猜這個什麼小姐一定趕不上了，到時候他們要拿她怎麼辦呢？」

看樣子，她的答案永遠是個未知數。

2

倫敦

史德福·納宇爵士在倫敦有一層十分賞心悅目的公寓，可以俯瞰整個綠林公園。他打開過濾式咖啡壺的開關，然後走到門邊去查看今早的郵件。他翻找着，似乎沒什麼有趣的，幾份帳單，幾張收據，還有幾封一看就知道它無聊內容的信。他把信件一一攏整齊，放到桌上的信箱中，那兒還擺着兩天來未處理的信件，等秘書上班就該趕快打發掉，他想。

他走向廚房，倒了一杯咖啡，再回到書桌旁，拿起他昨天深夜到家時打開的幾封信，有一封可能讓他想起什麼，所以笑意在他的嘴邊愈盪愈深。

「十點半，」他自言自語的說。「他倒很會選時間。奇遇就要開始了。我最好先想出適當的理由，否則還玩不過老查特威呢。」

又有人從郵件洞中塞了東西進來，他再走去大廳拾起報紙。沒有什麼新鮮的消息，「外交危機」：幾件似乎是令人不安的國外消息，不過是記者危言聳聽罷了，否則怎能顯出無冕王的重要呢？再說讀者大眾也需要一些奇事異聞吧。一個女孩在公園中被強暴，女孩子為什麼總是被強暴呢？幾乎每天都有一件，他無動於衷地想着。今天還沒有小孩遇綁的事件發生，倒是一件意外的好消息。他又去烤了一片麵包，再回來喝他的咖啡。

不久，他下樓來，穿過公園，朝外交部的白厦走去。他自顧自的微笑着，「生命」在今天早

上看來，還真是挺不錯的。他開始算計應該如何應付查特威。假若世界上真有一個笨桶兼傻瓜的話，查特威倒是一個典型人物。他那故作而虛張聲勢的外表，總愛擺出高高在上的官僚樣子，偏偏又生了個疑神疑鬼的腦袋。納字爵士很喜歡把這個外交部的安全官弄得團團轉。

到達白廈時，已經遲了整整七分鐘。地位愈高的人愈應該遲到，納字爵士覺得以查特威的份量，這樣是差不多。查特威就坐在滿桌文件的後面，還有一位秘書忙碌的聽寫着，他是絕對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能顯出自己重要的機會。

「哈囉，納字。」整張英俊的臉上滿含笑意。「回來很高興吧？馬來亞怎麼樣？」

「熱呼呼的。」史德福·納字說。

「哦——我想一向都是這樣的。當然，你是指天氣而不是政治情勢吧？」

「噢，當然是指天氣。」他接過一隻烟，在桌前的椅子坐下。

「有什麼具體結果嗎？」

「沒什麼吧！假如你的意思真是那麼『具體』的話。我的報告上都說了，老是這一套光說不練的把式。首相賴贊比好嗎？」

「還是老樣子。」查特威說。

「這樣就够好了，他人是蠻好相處的。」

「大概是吧！大概是吧！」